

嘉义各界崇尚神韵 观赏演出如在仙境

(明慧记者王清汉台湾嘉义综合报导)于二零零五年兴建完成,具现代化、高水准的嘉义县民雄演艺厅,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一次迎来了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纽约艺术团,首场演出座无虚席,嘉义各界精英在热情掌声中对纯善纯美的艺术演出大加赞扬,嘉义市美术协会理事长张碧寅兴奋地说,好象在仙境一般。

嘉义市美术协会理事长:好象在仙境一样

嘉义市美术协会理事长张碧寅二十七日下午,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后表示:“觉得心情很平静,好象在仙境一样。”

张碧寅在教育界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多年,加入嘉义市美术协会已有三十年,今年一月接任嘉义市美术协会理事长职务。他赞叹说,每个节目都很好,在视觉上赏心悦目:“你看,她的天幕,有动的,好象动画一样。他们的舞蹈、舞姿、服装与配色,都是相当的漂亮。旁座的许老师也称赞说:颜色很鲜艳、脱俗。”

张碧寅认为现在社会很乱,他特别赞赏音乐,“听到音乐心情就会很平静,好象在仙境一样,感觉很舒服。我觉得象这种节目,应该到处都有演出,她可以洗涤人心的。”“真的,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么好的节目,大家应该都来

看。”

离开剧院时,她再次强调:“还好今天有来,错过的话真的很可惜,回家一定告诉家人来看。”

音乐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神韵包含所有文化的内涵

嘉义大学音乐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张俊贤,二十七日下午观赏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后赞叹说:“神韵演出包含了所有文化的内涵,是音乐、艺术、舞蹈的结合,不是单纯某项艺术的表演而已。”

张俊贤愉快地表示,演出里面音乐跟中国文化的结合,是最令他感到触动的。“最特殊的是编曲,运用中国乐器跟西洋乐器,巧妙地安排及结合,让我感受最深刻。”

在舞蹈的部份,张俊贤说:“可以看出来他们有非常好的舞蹈底子,在演出的时候也都非常有自信,舞蹈的动作都非常漂亮,整体来讲,我觉得是相当高艺术水准的演出。”

他静下心来说:“亲自在现场看到、感受到,感觉中华文化进入了你的内心,陶冶你的性情,那是一种很直接的感触。”

澎湖县长夫人:希望有机会邀请神韵到澎湖来

澎湖县长夫人王丽雪赞叹神韵的演出,一开场就抓住观众的眼光。“每个节目一出场就令人惊艳,大幕一打开就听见观众的赞叹声。”“我这一生很少看到这么



图:澎湖县长夫人王丽雪

棒的演出,每一个节目,每一个动作,还有演员的衣服色彩、音乐、舞蹈,搭配得太棒了!”

澎湖县长夫人王丽雪早在两个月前就预约好到嘉义观赏神韵纽约艺术团演出的王丽雪透露,今早带了四十几位乡民,远从澎湖搭机到嘉义水上机场,一下飞机就直奔演出剧场,想一睹期待已久的神韵风采。她兴奋地说:“这个票不容易买到,很早就订购了,尤其现在正值清明节,更是一票难求,今天能顺利成行,真是有如神助一般。”

在观赏上半场演出后,王丽雪很高兴地说,“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缘来观赏,很振奋人心。从没想过中国的乐器可以和西方的乐器



图:嘉义大学音乐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张俊贤

融得那么好,那么和谐,令人赞叹。”

对于神韵纽约艺术团以中国古典舞的形式演绎中华五千年文化,王丽雪十分推崇,赞叹连连。“中国古典舞真的是太棒了,希望神韵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

她表示:“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机缘、这个荣幸,能邀请神韵到我们澎湖来表演。希望神韵纽约艺术团能够加演,到澎湖来,很少看到这么棒的艺术团体,真的很希望有这个缘份。”

王丽雪期待有一天神韵可以到澎湖,将神韵的美好传到纯朴的澎湖。

嘉义县议员:天人合一之美深

受感动

嘉义县议员汪志敏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嘉义表演艺术中心的表演,之后赞叹演出之美完全超乎想象,是心灵的飨宴。

汪志敏议员是第一次观看神韵晚会,尽管之前已经听到朋友介绍,但观看神韵的过程中还是深感惊艳,称完全超乎想象。“对神韵艺术团来到我们嘉义表演,我知道这样的讯息,起先是抱着一个很好奇的心情,但是来看以后真的是惊喜!真的是感受到心灵的一个饱餐。”

尤其是神韵所展现的天人合一之美,深深触动了汪志敏的心灵。“整个神韵展现了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化,甚至结合了西方的乐器所展现出的美、天人合一,我整个沉浸在里面,非常感动。特别我也是来自嘉义县阿里山乡,也是属于少数民族,邹族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呈现也就是要天人合一。”

汪志敏对神韵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样美好的感觉。“虽然在我们各民族的舞蹈,有很多很简单的舞步,但是每一步、每一个动作所代表的就是跟大自然结合,跟山跟神的结合,所以我在其中深受非常大的感动,所以我对这个团体更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么好的团队,应该广受各界与国际的赞扬。”

预言桓玄灭亡的童谣

东晋晚期有位大臣名叫桓温,他有才干也立过一些功劳,对待下属也很有一套,因此权倾朝野;到他晚年时,则日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野心越来越大,但终其一生始终都没有篡位造反。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桓玄渐渐也掌握了很大的权力,而且他的野心比其父还大。元兴二年(西元403年),桓玄逼迫东晋安帝司马德宗把皇位让给他。

桓玄篡夺皇位后不久的一天,朱雀门下忽然出现了两个小孩,他们一起唱着奇怪的童谣,路边还有几十个小孩随声合唱。童谣中唱道:“芒笕筒,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歌声极为哀伤,听到歌声的人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忘了归家,但谁也不知道这童谣所表达的意思。于是有人跟着这两个小孩,发现他们走到官府阁楼下时,突然变成了一对鼓槌。鼓吏看过后,发现正是过去丢失的鼓槌。众人皆不解这奇事意味着什么。

第二年(西元404年)的二月,以刘裕为首的数名东晋将领开始起兵讨伐桓玄。同年三月,桓玄军屡战屡败,桓玄不得不逃亡,随

后不久,他就在逃亡途中被杀。之后,桓玄的头颅被人用破笕筒包裹着送给东晋;他的尸体则被用芒绳捆绑着沉入江中。

至此,人们才知道那首童谣是在预言桓玄的灭亡。“车无轴,倚孤木”(“车”的正体字为“車”)是一个字谜,谜底就是“桓”字;而“芒笕筒,绳缚腹”则是预言桓玄的头颅将被破笕筒包裹,其尸体则将被用人用绳捆绑着。而那两个唱童谣的小孩,大概是神灵有意用鼓槌变化出来,以便警示于人的。

看了这则历史记载后,我悟到:人做了什么事,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在神的眼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上桓玄篡位后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也是早有安排的;也正因为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所以历史上那些预言家们才能通过一定的方法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历史上那些神奇的预言故事相当的多,这也是任何一个正视历史记载的人都否定不了的。

古代中医的取虫治病

文/钟医

古代中医治病的手段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内容也许现代人,尤其是被党文化灌输了的人难以接受。然而它在古代却实实在在存在,并留下了历史记载。中医取虫可不单单是取出西医所认识的寄生虫,有些事例用西医根本解释不清。

《名医类案》记载:王海藏(金代名医,李东垣弟子)说:有个叫杨时的病人,患了风气冲心,吃东西就吐,一身枯瘦。就教他服万病紫菀丸。服了二十天后,病人泻出五六块蛤蟆样的肉块和两升白脓,病就好了。还有赵侍郎吃了就吐,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也是服万病紫菀丸后,泻出五七条青蛇和恶脓三四升,病就好了。

《明史》记载:戴原礼(明代御医,朱丹溪弟子)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为燕王治疗积聚病。他见以前医生的用药对症,想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就问燕王喜欢吃什么。燕王说最喜欢吃生芹菜。戴原礼说:我知道病因了。开了一副药。当天晚上燕王拉肚子,泻出许多小蝗虫出来,病就好了。

明代名医李中梓《里中医案》记载:南京姚越甫,乙卯年秋天两个儿子都得癆瘵(肺结核)死去,他悲痛不已,潮热咳嗽,两眼昏花,腰脚无力,口吐清痰,唇有白点,服药无效。我说:据脉象为传尸病(中医指一人染虫死后虫转附他人,使家族成员相继死去),有虫在侵蚀内脏,只吃平常药不除虫没有活命的道理。用加川芎、当归的血余散,再加甘遂、天灵盖,磨成粉末,用东边桃树枝煎汤,在八月初二天没亮时空心调服,到了辰时、巳时,打下象小老鼠一样虫子三条,两头尖一样虫子几条。因为病人疲惫,马上用人参一两煎服,傍晚又煎服一两人参。明天凌晨,将粉药减半服用,打下几条两头尖

样虫子。另用十全大补丸服用半年后病人康复。虫子用烈火煅死,与雄黄一起研成粉末,装瓶,把瓶盖封死,埋在没有人经过的偏僻处。

明代名医孙一奎《孙氏医案》记载:曾治丁氏痛风,开始诊断为湿痰凝滞经络作痛。五副药后病人因痛的更厉害不肯再服。我也不勉强她,改用醋炒芫花三分、海金沙一分为末,热开水调下。到了晚上病人腹泻一次,下稠痰半盆,腿痛好了大半,稍能活动。半夜众人喝酒未散,忽然听她说腹痛剧烈,请我进里屋看。走到后堂,里面人出来挡住我说,病人已经去世,不必进去看病了。我说:这一定是痛晕,不是去世,怎么可以不去看看。进去后发现病人还坐在便器上,冷汗淋漓,面色发青,好象呼吸中断。执手诊脉,手冷如冰,但用力按还有脉搏。于是我知道是痛极晕死过去了,给她灌姜汤。病人苏醒后慢慢告诉婢女:刚才肚子很痛,然后火光溅出,肛门象被火烧一样,大响一声,不知泻下了什么东西?众人察看,竟然是一条血色泥鳅,长六寸,宽半寸,有眼睛有鳞片,在盆里还可以游动,众人看了都毛骨悚然。

这些例子一谈起来,可能现代西医根本无法相信,不敢相信。可是这里并没有举野史传闻、江湖郎中之类的例子,都是取自忠实、严肃的学术著作。如果要搜罗起更古老的传说、各种笔记中的记载,那例子就更多了。

现代西医发展了解剖,却不知道有另外空间,因此封闭了自己,只承认寄生虫是寄生虫病的根源。然而古代中医所认识的虫远远超出西医的认识。不是西医所说的寄生虫病,古代中医也可以打下虫来,而且所打下的虫很多是长眼睛的,与一般寄生虫差异很大,其实就是另外空间的灵体,它是造成有病的更深一层原因。一些很严重的器质性疾



马上就好了大半。古代中医的成就不是现代人简简单单用“迷信”二字能抹杀的了。

古代中医的取虫治病今天已经失传了。在中国大陆,中医被西化、党化了,这些东西他们批判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去研究呢?古代中医取出虫来,用的是现代中医理解不了的方药,现代中医只会开平常的方子调理气血阴阳,甚至按西医理论胡乱开中药方,在实践中怎么可能取下虫来呢?古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医能取虫,因此也出现了江湖游医靠取假虫行骗的手法和现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据此披露什么“内幕”,扬言中医取虫全是假的,其实他们又明白多少呢?

尽管现代人已经陷在假相之中,但取虫这种现象并不能说就绝迹了。《蒲辅周医案》记载蒲辅周用温白丸治疗其舅父“虫蛊”(症状接近肝硬化腹水),其舅父吐出两条虫,八寸长,笔管粗,色黄形似鳝。《王绵之方剂学讲稿》记载某患者用鳖甲煎丸、舟车丸治疗腹水,路上急着要大便,大便出来个绿东西,患者的大肚子一下子就消了。在大陆这样的党文化环境里,虽然人们不敢去讨论它,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读三国

作者:心宇

看客

百年扰攘乱纷纷,
烽火神州不见春。
世事如棋一局了,
谁是梦里烂柯人?

永恒

帝王霸业能几何?
转眼已作路边尘。
唯有大义垂千古,
千载读来意犹真。

桃园结义

乱世桃花开一春,
小园相聚结义深。
浊酒三杯向天洒,
只为苍生到红尘。

诸葛亮

高卧隆中道已深,
经纶满腹可通神。
琴书吟啸高自许,
天下器器若浮尘。